

春露润我

朱仲丽





自传体小说

春 露 润 我

朱 仲 丽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60000007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作品描述了著名革命教育家朱剑凡一家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再现了从清末到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的社会风貌,从一个侧面形象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历程。作品着力塑造了朱剑凡先生和他的小女儿朱慧的动人形象,描绘了他们的个性、风姿、成长与奋斗历程,生动细腻,真切感人。作品沿着他们父女成长与前进的轨迹,或详或略,具体地描述了毛泽东、何叔衡、徐特立、邓中夏、向警予、蔡畅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活动和日常生活,真实生动,栩栩如生,小中见大,光彩照人。这部作品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感人,语言质朴生动,读者会从作家的娓娓叙谈中受到不可多得的教益。

自传体小说 **春露润我**

朱仲丽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	8.375印张	200,000字数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插页4	印数1—17,560册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0377·73	定价:2.20元	



朱仲丽同志



朱剑凡先生像

朱剑凡先生墨迹

文淵閣

花

張家城

五

本校書目刊本件所

萬年酒

中華民國元年十月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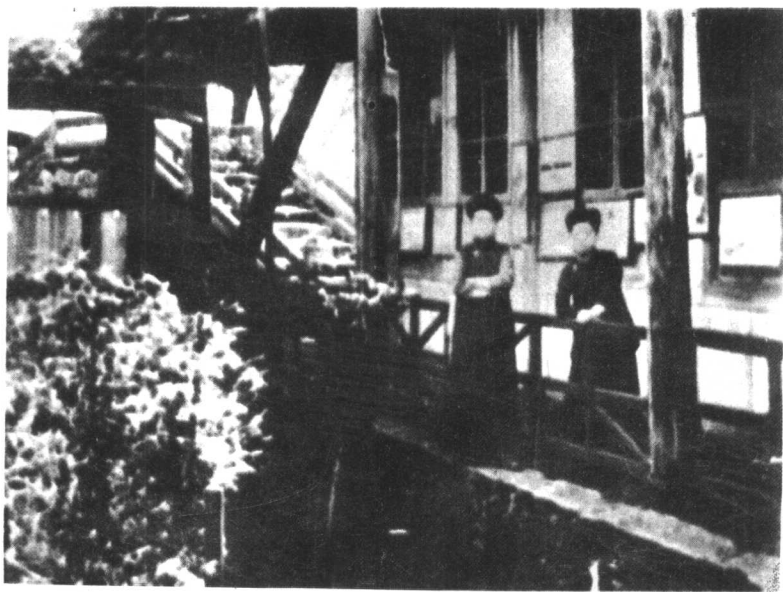
游西湖記

第五節

朱仲丽和她的母亲
(一九四九·长沙)



当年周南女校的一角和女学生



慎哥和琪姐



在上海读书时的朱仲丽

朱仲丽小传

朱仲丽，学名朱慧，笔名珠珊，一九一五年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父亲朱剑凡，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于一九〇四年在家园林内，创办了一所近代中国的女子学校——周氏家塾，专门招收女学生。满清皇帝倒台后，周氏家塾改为周南女校。朱剑凡先生“毁家兴学”，把数十万家财全部献给这座学校。他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和著名革命教育家。在“五四”运动前后和大革命期间，他和毛泽东同志以及蔡和森、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李富春、李维汉、郭亮、熊瑾玎、王震等许多党的领导人，共同从事过革命工作，并结识了刘少奇、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李立三、聂荣臻等同志。向警予和杨开慧烈士以及蔡畅、丁玲等同志，都曾是他的学生。

朱仲丽童年时代，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与社会环境中，有机会经常和这些前辈革命家见面，聆听教诲。“马日事变”时，全家遭难，逃到武汉。大革命失败后，全家逃亡上海。父亲和哥嫂都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她十五岁时，就协助父亲做地下工作。一九三二年，她考入上海同德医学院，不久，她的父亲——党的好战士朱剑凡病故。由于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她曾被捕入狱，后获释，转入上海东南医学院。二十一岁时，她在东南医学院毕业，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

一九三七年底赴延安，翌年春在延安边区医院任外科医师，加入中国共产党，与白求恩、马海德等国际主义战士一道工作。一九三九年初与王稼祥同志结婚。同年，在中央党校学习，后担任边区医院门诊部主任。她挽救过许多垂危患者，延安的同志们都亲切

称她为“我们的朱医生”。后担任中央机关医务所所长、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保健医生，兼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医药卫生教员。一九四五年随王稼祥同志赴苏联。一九四六年回国，任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院长，时年三十一岁。全国解放后，王稼祥同志为驻苏首任大使，她同王稼祥同志再次赴莫斯科，成为解放后最早进入外交界的女同志之一。在莫斯科，她在忙于大使夫人的外交工作的同时，还到莫斯科医科大学进修班进修一年多时间。

一九五一年回国后，朱仲丽先后担任卫生部妇幼保健处处长，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即今天的友谊医院）中方院长、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

“文革”期间，朱仲丽受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被隔离审查和下放。她虽身困囹圄，仍敢于伸张正义，坚持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

朱仲丽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一九八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一九七八年，朱仲丽时年六十三岁。她放下听诊器，拿起笔杆子，开始了文学创作。七年间，她写了四、五百万字。她的处女作《爱与仇》于一九八一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长篇小说，细致地描写了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几个青年参加革命和成长过程。她写的《江青野史》，有力地揭露了江青的丑恶面目，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并印行单行本，引起很大轰动。《灿灿红叶》在《羊城晚报》连载后，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难以忘却的昨天》在《文汇报》连载，并将出版单行本。

朱仲丽出身于革命家庭，几十年来，她从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湖南到我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上海，从革命圣地延安到新中国伟大首都北京，从参加党的地下活动到医务工作，从外事工作到

政治工作，一直是勤勤恳恳，奋斗不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丰富的阅历，为她晚年的文学创作展开了广阔的天地。由于她童年时代就和党的领导人有很多接触，参加革命工作后，很多时候是在党的上层领导人身边工作和生活，这使她能够真实生动、栩栩如生地描绘党的领导人的形象和他们的日常生活。这正是她的作品的独特之处。

《春露润我》是朱仲丽自传体长篇小说之一，另两部（《艳阳照我》和《彩霞伴我》）不久将陆续出版。

目 录

朱仲丽小传.....	(1)
一 朱元璋的后裔.....	(1)
二 策动总督反清.....	(10)
三 毁家兴学.....	(17)
四 可亲可敬的毛叔叔.....	(24)
五 在教育革命的征途中.....	(31)
六 “中国女界的醒狮”.....	(37)
七 向警予、蔡畅和周南女校.....	(44)
八 严父慈母.....	(58)
九 儿女的婚事.....	(66)
十 革命大潮.....	(81)
十一 从长沙到武汉.....	(90)
十二 和贫困搏斗.....	(106)
十三 秘密联络点.....	(117)
十四 赤色托儿所.....	(125)
十五 “公之精神其不灭”.....	(142)
十六 在邓叔叔领导下.....	(154)
十七 浩气长存.....	(162)
十八 出狱之后.....	(178)
十九 红灯绿酒上海滩.....	(189)
二十 特务“同学”.....	(197)

二十一	风波骤起.....	(205)
二十二	亲人，来到我身旁.....	(215)
二十三	我的新朋友.....	(224)
二十四	“绑匪”和特务.....	(234)
二十五	在南京中央医院.....	(242)
二十六	湘江滚滚流.....	(252)

一 朱元璋的后裔

风景优美的武昌东湖，柳丝轻扬，百鸟和鸣。青年男女泛着轻舟，盈盈笑声在一碧湖面上荡漾。

离东湖不远，有几栋旧式别墅藏于丛林中。

一九五九年的一天，毛泽东主席在这里会见了美国历史学家杜博伊斯夫妇和美国女作家斯特朗。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外宾的有王任重同志。陪同外宾前来的外事工作人员有丁西林、唐明照、朱伯深和翻译浦寿昌同志。

朱伯深是我的大哥，他又叫朱慎修，当时任对外文委欧美司司长。他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曾留学日本，精通英语。

在客厅里，毛泽东主席对客人的谈话，深刻、幽默，又富于哲理性。主客之间欢笑活跃，谈兴很浓。当毛泽东同志谈到“社会化”的问题时，笑指着我哥哥说：

“这个人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后裔。”

接着毛泽东同志又指着浦寿昌说：

“这个人是美国哈佛大学培养出来的。”

毛泽东同志又继续说道：

“他们现在都是共产党员。”

一个是明朝皇帝的后裔，一个是有名的美国哈佛大学的毕业生，这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是由社会上各阶层人物汇聚起来的，

是“社会化”了的。

我的家庭，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是明朝皇帝的后裔。

我记得，一九五九年八月间，刘少奇同志曾打趣地对我说：

“中央召开庐山会议，你怎么不随同王稼祥同志去庐山避暑？连你的祖宗也不拜拜？”

我瞪着眼发愣。

半晌，少奇同志又笑着说：

“庐山一座古建筑的风子里，至今仍悬挂着你祖宗明太祖朱元璋的画像，你怎么不随机去看看？”

又一次，在中南海的星期六跳舞会上，刘少奇同志笑着问我：

“要刨你的祖坟了，你反不反对？”

我知道这是指开掘北京郊区的十三陵的事，便笑着答道：

“不但不反对，而且举双手赞成。”

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这些话，使我联想到我的祖父、祖母、父亲和母亲，想到我那个有八个兄弟姐妹的大家庭。

原来，清朝入关，明朝覆灭，在满门抄斩的危急时候，吉王的一支后裔，得到一位同族人民的保护，假作为儿子，携至湖南宁乡道林大屯营的周氏宗族中避祸。于是，明朝的这支匿名子孙就蕃衍起来。直到满清被推翻，辛亥革命胜利之后，父亲才改回本姓。他就是湖南省革命教育家朱剑凡。这一段轶事，在湖南广为传播，连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何叔衡、徐特立等同志也感到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事。

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势力迅猛发展，也波及湖南，满清朝廷授命曾国藩、左宗棠率湘军镇压，他们的下属骆秉章来宁乡招募新兵。斯时，我祖父周达武年仅十八、九岁，是采煤的矿工。他身体结实，不识字，家庭生活十分贫寒，与戴姓姑娘结婚

后尚未生育。那天，祖父对祖母说：“我现在当一名矿工，既辛苦又危险，每天挣不了几个铜板。这茅屋一间，风吹即倒，雨来成溪，日子如何过得了？”说完，他气上心头，把那矿上用的锄头、铁钎往地下一摔，又对祖母说：“这些家伙有什么用？丢了！我应招从军去！他娘的！”他不等妻子回答，便跨步奔出了茅屋。

祖母赶出房门，喊他带上干粮再走。他头也不回，越走越快。祖母追不上，一霎时，不见了人影儿。

祖父聪明过人，骁勇无比，凭着自己的健康体魄，在战场上横刀跃马，连连获胜。他受到骆上司的宠信，步步高升。左宗棠指挥湘军进入云、贵、川。在两军作战中，石达开统帅的太平天国西征军，败于大渡河。湘军进入西北各省后，祖父周达武率部驻扎在兰州，任甘肃提督。从一八七五年至一八九四年，他在西北共呆了十八年之久。在这中间，他参加了收复新疆的战斗。

当时，沙俄暗中支持浩罕寇酋阿古柏占据了整个南疆及北疆的一部分地区，并宣布建立所谓“苏丹王国”。英帝国主义则唆使走狗回人哲得沙尔闹“独立”政权。天山南北一片混乱。沙俄帝国主义乘机占领了伊犁九城及附近地区，并妄图向内地推进。在对待收复新疆问题上，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以李鸿章为首的投降派力主放弃新疆，以左宗棠为首的主战派则力主收复新疆，保卫西北边防。左宗棠的主张是符合维护国家统一的。在全国舆论压力下，清政府同意了他的主张。一八七五年，左宗棠率军出关，分兵三路进剿。首战攻克乌鲁木齐，魏光燾率武威军，并以新疆布政史的名义，受命设新疆行省。一八七七年进兵天山南路，击溃阿古柏匪徒，阿古柏自杀，他所建立的“苏丹王国”也随之覆灭。至此，天山南北均已收复。但伊犁九城仍为沙俄所强占。左宗棠向清廷争得“先之以议论，决之

以战阵”的方略，与沙俄另开谈判，在废除《瓦里基亚条约》的同时，统筹兵事，做打仗的准备。一八八〇年六月，他再次率军出关，移营哈密。他豪迈地表示：“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他叫部下为他准备了一口棺材，装在马车上，随军运行，决心与沙俄决一死战，不惜为国捐躯，埋骨荒漠。全军将士见统帅为祖国而把生死置之度外，个个斗志昂扬。魏光燾则动员全新疆舆论，在后勤、兵源上密切配合，以壮声威。但清政府还是决定与沙俄妥协，召左宗棠回京。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就在左宗棠回京的当天，《中俄伊犁条约》签定了。虽然它仍是个不平等条约，但与《瓦里基亚条约》相比，中国毕竟收回了一部分主权，收复了伊犁地区。沙俄交还伊犁，决非它的本意，是在左宗棠马革铜棺、率兵决战情况下被迫同意的。人们高度赞扬左宗棠保卫新疆的行动，赋诗曰：

大将西征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在收复新疆领土的战斗中，我的祖父周达武和魏光燾是左宗棠手下的两员大将，立下了赫赫战功。魏光燾是清代晚期一位杰出将领，智勇兼备；也是一位边疆重吏，为政有方。一八九四年冬，他还参加了中日甲午战争后期战斗。牛庄之役，虽迎战六倍之敌，却予敌以重创。回师后，接替吴大澂总统湘鄂各军。后调陕西巡抚，继擢陕甘、云贵、两江、闽浙等地总督，直至一九〇五年始告老返籍。他，就是我的外祖父。他如何成为我的外祖父，后面要做介绍。

单说我的祖母戴氏，跟着祖父飞黄腾达，由一个乡下矿工的妻子，成为一品夫人。她没有生育，为此而终日忧闷。一天，祖

父对祖母说：

“如今，我已当大官，没有后代怎么行？你既不能生育，我当然要讨妾。”

于是，在四川买到一姿色美貌的农家女姚姑娘，纳为侍妾。讨上三房四妾，本是中国封建时代大家庭中司空见惯的事。姚姑娘既当祖父的妾，又侍奉戴祖母。她性格温存，为人贤惠，深得祖父的宠爱。

戴祖母心性狭隘，她见祖父宠爱姚姑娘，醋意顿生，嫉情满腔，便心生一计。她瞒着祖父，用棉花做成小垫子，藏在腹部，并说：

“我已怀孕，即日起，我的房里就不许任何人进来，只许丫头来侍奉我。”

祖父信以为真，满心欢喜。

此后，她索性不出房门，由亲信丫头端茶送饭，腹部伪装的棉花也日日添多。背地里，叫几个亲信回湖南为她寻买穷人家的婴儿。过一些时候，她又对祖父说：

“在外地不方便，我回湖南家乡分娩去。”

祖父见她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忙派多名轿夫和老妈子、丫头、军健等，护送戴祖母回原籍。她荣归故里之后，亲朋一概不见。很快，就秘密挑选了一男婴，用高价买来，冒充为戴祖母正房的亲生儿子，取名周廉甫，异常溺爱。

一幕伪装造假的把戏，使祖父信以为真。戴祖母在家庭中独断专行，无事生端，欺压姚姑娘。姚姑娘忍辱吞声，百般依顺。可喜，一年之后也幸得麒麟，取名周吕生。这就是我父亲朱剑凡在满清时代的假姓名，而姚姑娘就是我的嫡亲祖母。直到清朝崩溃，民国诞生，我们一家才恢复了朱姓。父亲少年聪颖，才华横溢，为人正直，很有胆识。他外貌俊美，有“美少爷”之绰号。